



## 一、江油，少年才子的起航地

《新唐书》记载：“李白，字太白，兴圣皇帝九世孙。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，神龙初，遁还，客巴西。”李白是兴圣皇帝(即西凉太祖李暠)九世孙。其祖先在隋末因获罪流放西域碎叶(唐时属安西都护府，在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)，到了唐朝神龙初年，其父举家客居在巴西蜀郡绵州昌隆(后避玄宗讳改为昌明)(今四川江油市)。

按各类李白年表，李白出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。关于其出生地有几种说法，一是出生在西域碎叶，中宗神龙元年，李白跟随父亲李客迁居到蜀郡绵州昌隆县青莲乡。一是李白出生前，其父就从西域迁居到绵州昌隆县，因此，李白出生于昌隆县。目前大多学者倾向于第一种，这也与《新唐书》载“神龙初，遁还，客巴西”相符。

李白注定是个不平凡的孩子。《新唐书》载：“李白之生，母梦长庚星，因以命之。”说李白出生时，因其母亲梦见长庚星(即太白金星)，就取名“太白”。此后，有了“开挂”的童年和少年。李白在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中十分自得地说：“五岁诵六甲，十岁观百家。轩辕以来，颇得闻矣。”到了十五岁，李白攻读各类奇书，所作诗赋超越司马相如了。难怪《新唐书》载：“苏頲为益州长史，见白异之，曰：‘是子天才英特，少益以学，可比相如。’”根据李白年谱及著作编年》记载，苏頲见李白是开元八年。那年李白20岁，出游成都、峨眉山，于成都谒见苏頲。頲甚赞其才，并励之以学。

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，这是妥妥的一枚“天才少年”。《新唐书》有载“十岁通诗书，既长，隐岷山。州举有道，不应。”就是说，李白十岁就通诗书，后来隐于岷山，科举也不参加。有人说，李白自恃才高不屑于参加科考。科举做官，是大多数读书人的选择。李白不应举，应该是政审不合格，无法参加科考。《唐六典》规定：“刑家之子，工商殊类不预。”明确规定罪人之子和商人之子严禁参加科考。李白不仅是罪臣之后，据说其父李客还是个商人。不过，《旧唐书》载：“父为任城尉，因家焉。”但查各类资料，李父的名字也不详，只以客居之“李客”名。《旧唐书》所载的“父为任城尉”，可能是编者因李白有《对雪奉饯任城六父秩满归京》中之“六父”曾任任城令，李白也曾居任城数年而误。不管如何，两类“严禁科举”至少一类让李白摊上，也就无缘科考了。此外，李白少年时期已有诗赋多首，开始干谒社会名流，并得到推崇与奖掖。亦开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响，好剑术，喜任侠。伴随李白一生的“仙侠”思想，应该是此时奠定的基础。

这段时期，李白基本在昌隆(江油)活动。根据李白年表，开元三年，李白十五岁，直至出蜀前，一直隐居戴天匡山(在今江油市内)读书。期间往来于旁郡，先后出游江油、剑阁、梓州(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内)等地。开元八年，李白二十岁，出游成都、峨眉山，谒苏頲于成都。

在李白眼里，清幽的大匡山(戴天山)是读书的好去处。但少年李白觉得：“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”(《上安州裴长史书》)，“莫谓无心恋清境，已将书剑许明时。”在此后的多篇干谒文章中，也一再表示：“虽长不满七尺，而心雄万夫。”(《与韩荆州书》)

于是，这位天才少年，终于在开元十二年24岁那年，离开故乡踏上远游的征途。第二年出蜀，开始“仗剑去国，辞亲远游”。家乡，不仅在这位未来诗坛领袖满怀豪情的回眸中，更是其征帆远航的起点。

李白一生与天台山有着不解之缘，有学者研究，李白曾二游天台山，也有说三游或四游天台山。写下了近30首天台诗，是唐诗天台的标杆性人物。“大鹏”李白，也在一次次游天台中逐渐养成。

### (一) 遇司马承祯，登天台山，李白确立“大鹏”之志

李白“辞亲远游”的第一站，并未直接奔向京城，其目标是“南穷苍梧，东涉溟海。”天台山就在“溟海”之滨。于是，便沿着长江往吴越而来。开元十三年春三月自三峡东下，经荆门山至江陵(今湖北省江陵县)，25岁的李白在江陵与当时名满天下的天台高道司马承祯相遇。后来，李白在《大鹏赋(并序)》中，记载了这次际遇：“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，谓余有仙风道骨，可与神游八极之表，因著《大鹏遇希有鸟赋》(后编集时改《大鹏赋》)以自广。”

此次相见对李白意义非凡。作为大唐两代帝师的司马承祯，是青年李白高山仰止的人物。司马承祯说他有仙风道骨，超凡脱俗，可与其神游八方极远之外，纵横驰骋不受时空的限制。在司马承祯眼里，李白俨然就是一只遨游太空的“大鹏”。而李白，则把司马承祯比喻为“希有鸟”。

此后，自比“大鹏”的李白，也想与“希有鸟”司马承祯一起遨游太空，“神游八极之表”。李白对于方外修仙的道家思想也更加热衷。李白一生一直在入仕与“做神仙”之间徘徊，与此次“大鹏”与“希有鸟”之遇的影响分不开。

开元十四年，李白26岁首次游越就登上天台山。站在天台山主峰华顶，近看群山拱卫，一览众山小；远览溟渤浩渺，风潮汹涌，顿生大鹏凌云之感。于是写下《天台晓望》等名篇。在《天台晓望》里，李白借神奇秀丽的天台山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自己的“凌云志”：“天台邻四明，华顶高百越。门标赤城霞，楼栖沧岛月。凭高登远望，直下见溟渤。云垂大鹏翻，波动巨鳌没……”李白以“华顶高百越”致敬天台山。李白认为，“华顶”是高绝于“百越”的顶峰。这里的“华顶”，已经超越了地理意义，更是天台山文化的象征。

### (二) “仙境”天台让李白流连吟咏

首登天台山带来的冲击吸引着李白，让李白不断来此流连忘返。明《天台山方外志》及清·康熙《天台县志》均载：“太白书堂，在华顶峰。相传李白尝游天台读书华顶，为建书堂。今废。”建读书堂，可见李白对华顶的喜爱，这也符合李白的心境。自比“大鹏”的李白，自然要在“文化之顶”筑庐静读，要隐居修真，也是选灵仙之地，这里是司马承祯最早隐修之所灵

# “诗仙”李白的养成

文/张朝红 图/陈素

李白，字太白，号青莲居士，又号“谪仙人”。他是盛唐浪漫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，有《李太白集》三十卷，《全唐诗》收录了李白近千首诗，编成二十五卷。李白被后人誉为“诗仙”，与杜甫并称为“李杜”。唐文宗时，诏以李白歌诗、裴旻剑舞、张旭草书为“三绝”。李白成为诗“仙”，与江油和天台山分不开。

## 二、天台山，“大鹏”李白的养成地

虚所在。

除了华顶，李白的足迹几乎遍布天台山所有名胜，也将最诚挚的情感付诸笔端。

对于国清寺，李白是崇拜的。在《普照寺》和《兴唐寺》中，反复提到“天台国清寺，天下为(称)四绝。”还抓住国清的松月特色：“天台连四明，日入向国清。五峰转月色，百里行松声。”(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)

对于桃源，李白也是向往的。《拟古(其十)》：“仙人骑彩凤，昨下阆风岑。海水三清浅，桃源一见寻。”《秋夕书怀》：“桃花有源水，可以保吾生。”

在天台胜景中，李白最爱“赤城霞”。这“赤城霞”或是高耸的地标，伫立于天台山水间。如《天台晓望》的“门标赤城霞，楼栖沧岛月。”或成为诗人对天台山执著的顾念。如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的“挂席历海峤，回瞻赤城霞。”“赤城霞”也成为一抹最美的风景。如《金陵送张十一再游东吴》的“春光白门柳，霞色赤城天。”《望早海霞》的“四明三千里，朝起赤城霞。”

石梁(石桥)在李白的心中，似乎有点高不可攀。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的“石梁横青天，侧足履半月。”《送杨山人归天台》的“石桥如可度，携手弄云烟。”都表达了这种情感。

李白之思天台，也是细腻的。如《送杨山人归天台》：“客有思天台，东行路超忽。……我家小阮贤，剖竹赤城边。”更有“何处我思君，天台绿萝月。”(《赠王判官，时余归隐，居庐山屏叠》)这般缠绵而空灵。

关于天台游迹，最详细的自然是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了。在序中，李白写道：“王屋山人魏万，云自嵩宋沿吴相访，数千里不遇。乘兴游台越，经永嘉，观谢公石门。后于广陵相见，美其爱文好古，浪迹方外，因述其行，而赠是诗。”此诗虽然题为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，写的却是王屋山人魏万“还王屋”前的游迹，其实也是李白自己登山临水的真切记录。诗中详细介绍了李白“铁粉”魏万，沿着李白足迹，千里寻访李白，一路经历的壮丽山川。

魏万从齐鲁到洛水源头，登王屋入鬼谷，东渡汴河水，行走三千里来拜访李白。之后，便是吴越之行。渡浙江，入杭州，转入越州，就是浙东唐诗之路的经典线路：“挥手杭越间，樟亭望潮还……遥闻会稽美，一弄耶溪水……”

走着走着，就进入浙东唐诗之路目的地天台山。整首诗对于一个地方的描述，天台山也最详细。从诗歌篇幅看，天台山似乎是此行的主要目的地。“天台连四明，日入向国清。五峰转月色，百里行松声。灵溪咨沿越，华顶殊超忽。石梁横青天，侧足履半月。眷(一作忽)然思永嘉，不俾海路赊。挂席历海峤，回瞻赤城霞。赤城渐微没，孤屿前峤兀。水续万古流，亭空千霜月。”这段线路十分清晰。白天进入国清，晚上在五峰胜景的月色中，领略百里松声的意境，令人迷醉。过灵溪(桐柏)，登华顶，转石梁，游遍天台胜景。忽然想去永嘉(追谢灵运足迹)了，就从始丰溪水路前往。在登舟挂席之时，回瞻天台地标赤城霞，依依不舍。当赤城山渐渐淹没在孤屿之间，心中顿生“水续万古流，亭空千霜月”的感慨。山高水长，亭空月寒，何时才能重回天台胜迹啊！

之后，便是经永嘉，观谢公石门，踏足缙云，涉恶溪，从金华岸落帆，新安江口访严子光钓台，转道

吴都，到了姑苏城，船回楚江滨，挥桨回到扬子津。最后于广陵(扬州)与李白相见。

诗中写出了魏万的超凡出世，名士风流。同时，两位心心相惜的友人，相逢之后又是送别，李白也是倍感伤怀。“日极心更远，悲歌但长吁”“黄河若不断，白首长相思”等诗句，表达了作者对好友的留恋之情。

魏万也有《魏万金陵酬李翰林谪仙子》回应。诗中也介绍了沿途经历，还有“雪上天台山，春逢翰林伯”句。“翰林伯”即李白，从此句看，似乎二人在天台山相逢。不管如何，在两位诗人心中，天台山都是畅游的重要目的地。

无论是高远的，幽深的，雄奇的，在李白眼里，天台山始终都是令人乐而忘返的人间仙境。

### (三) “仙山”天台，李白坎坷人生的加油站、治愈地

李白一生历经坎坷，在一次次挫折中，天台山成为李白疗伤的治愈地，继续出发的加油站。

李白第一次登天台山后，踌躇满志地前往洛阳、长安，干谒权贵，以求进身，结果失落而归，于是有了第二次游天台，应该是天宝初年，李白再次进京前。史料载，天宝初，李白南入会稽，与吴筠、孔巢父相遇酬唱，往来于天台、剡中。感受着江南灵秀，尤其是天台山的“仙气”，与友人一起探讨学业、人生，激起了李白重新出发的勇气。于是，当吴筠被玄宗帝遣使召之，李白亦随至长安。

这次进京，李白将所写文章投贺知章等人，贺知章读至《蜀道难》时，叹曰：“子谪仙人也。”李白“谪仙人”之号由此而生。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举荐，玄宗“召见金銮殿，论当世事，奏颂一篇。帝赐食，亲为调羹，有诏供奉翰林。”于是，李白便陪侍皇帝左右，成为一名“随行记者”，诏作《宫中行乐词》《清平调》等大量诗篇，以李白的文才为唐玄宗歌功颂德。

可是，李白这只“大鹏”虽然希望一展政治抱负，却不愿做奴颜婢膝的政客。于是，他日渐厌倦，与贺知章等人结“酒八仙人”之游，玄宗呼之不朝。尝奉诏醉中起草诏书，引天使高力士脱靴，官中人恨之，谗谤于玄宗，玄宗疏之。天宝三载，玄宗以李白“非廊庙之器”为名，赐金放还。这样，李白由布衣而入卿相的理想彻底破灭了。

这一年，李白赐金放还出长安，想起当年江陵相遇司马承祯的赞赏，李白觉得可追随司马承祯修仙。在洛阳，44岁的李白和33岁的杜甫相遇，二人相携来到河南王屋山阳台观，拜访司马承祯。岂料老友“偶像”早已仙逝。阳台观里不见故人，却见司马承祯留下一幅气势恢宏的山水壁画。对

此，李白感慨万千，挥笔写就自咏四言行草诗《上阳台帖》：“山高水长，物象千万，非有老笔，清壮可穷。十八日，上阳台书，太白。”《上阳台帖》成为李白唯一传世的书法真迹，现藏于故宫博物院。

在王屋山阳台观未遇司马承祯，李白便第三次游天台山，去追寻司马承祯的足迹。天宝六载秋，47岁的李白春在扬州，旋至金陵。南下途中经丹阳(今江苏省镇江市)、吴郡(今江苏省苏州市)。到越中会稽稽贺知章，登天台山。此后两年，在吴越间往返。

来吴越前，创作了名篇《梦游天姥吟留别》，道出了李白出入世矛盾纠结心态。“世间行乐亦如此，古来万事东流水。别君去兮何时还？且放白鹿青崖间。须行即骑访名山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，使我不得开心颜！”一方面觉得抱负难展，不如就此放下，从此就访名山、做神仙算了。一方面，又觉得怀才不遇心有不甘。郁闷无处排解，甚至不愿直接叙述，而以“梦游”为托，将天姥及周边那些震撼人心的景色铺于眼前。

在登天台之前，李白的心境就有了变化。根据李白年谱及著作编年》，天宝六载秋，李白作诗《同友人舟行游台越作》，表明诗人沉溺清泉与寻仙访古，乃是其政治坎坷的无可奈何。

不过，到天台山后，再次感受到“玄圣之所游化，灵仙之所窟宅”的氛围后，李白真就“且放白鹿青崖间”，真正放下怀抱了。最能体现这种心境的是《琼台诗》。首先，对念念不忘的天台山直抒胸臆：“龙楼凤阙不肯住，飞腾直欲天台去。”接着，李白兴致勃勃地讲述了“碧玉连环八面山，山中亦有行人路”的仙境，是“青衣约我游琼台，琪木花芳九叶开。天风飘香不点地，千片万片绝尘埃。”此时的李白，豪气万丈：“我来正当重九后，笑把烟霞俱抖擞。明朝拂袖出紫微，壁上龙蛇空自走。”“大鹏”李白是一只灵魂自由的大鸟。不入卿相，照样可以做神仙。天台山为李白抚平了“苟且”人生的伤痛，开启新的“修仙”旅程。

此外，根据雍冠生《李白年谱及著作编年》，《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(并序)》作于唐玄宗天宝十三载，在三游天台山后。从诗中可以看出，虽有伤感，但已一扫《梦游天姥》中的矛盾纠结，而是以更加积极潇洒的态度对待人生。

李白爱天台山，还把这里当做避难所。李白第四次游天台山，大约在肃宗至德元年，56岁的李白因安史之乱爆发，携眷避难吴越时。

纵观李白“诗仙”养成的一生，有江油期间少年隐居学习打下的基础，有司马承祯肯定与鼓励的影响，更有天台仙山的“加持”。难怪李白在《送友人寻越中山水》中说：“此中多逸兴，早晚向天台。”

